我们似深识已久

——读何冰凌诗集《春风来信》

□ 禹茜茜



每作一首诗，都幽生一处泉眼，《春风来信》是她诗意的趵突泉。

诗集有多重？稳稳地塞进两行春风，诗语倾泻，漫出松香，明月。虫鸣，鸟啁。

诗人是一棵开花的树，每一瓣花都很轻，载着诗笺的芳香，吹拂读者的心灵。她写“在夏天，人们会凋谢得快些”。那么，读她的诗，能让心灵回往“含苞待放”的清浅，葱茏。

并非春风来信，而是诗人将自己化作诗林，从四面八方如花海涌来，熏香你的魂灵。我且称为“冰凌来信”。每读一首诗，便与诗人拥抱一次。因此，我们素未谋面，但似深识已久。喜欢何冰凌，并非因诗喜人，而是因人喜诗。一位诗人的诗，是否值得细细品咂，首先是诗人的处世态度，对每个人一视同仁，不骄，不燥，温润，平和。仿佛，诗人向湖央投一颗石子，它潜水的时刻，就正进入一首诗的轮回道。

仿佛，将《春风来信》这本诗集掷入深涧，便会有一条求知若渴的小鱼，托举而起，荷叶为阅览桌，水藻为书签，阅完便升级为锦鲤，此生，好运相伴。读《春风来信》，能在纷繁的世界，净化心灵。人如其诗，诗含善意，那便有了教化作用。她的诗，不抽象化，亦不是低吟浅唱，给人一种“清水出芙蓉”的天然感觉，不刻意雕饰，只涓涓流淌。

一句诗，也许会成为一个人的信条，何冰凌的诗集中，飘逸着寄寓人生信条的红丝带，系满她开花的树上，待有缘人来还愿。在她的签名本上，她送我一句“记住来往之花”，够我静思良久。在诗歌《色彩学入门》中，她写道：“每个人都是孤岛/等着长电筒光胡乱的照射/请尽量声音小一些，不要惊动了文字后面的神。”诗的背后，的确驻足一位女神，春风中，诞下她的“婴孩”，依“岚云清流”而生，不会哭闹，却能沁入魂灵，一次又一次。

相反的，我不喜欢“假人”，写“假诗”，混“交际圈”的社会诗人，其诗也注定得不到上苍的青睐。此刻，作为《春风来信》的读者，我是盛满水的花瓶，诗集是一枝春天待放的花枝，它雍容地伸了一个懒腰，住进了我这微微皴裂的花瓶。当读者的目光随诗流化水，一位诗人，一本诗集，才真正地诞生了。

做一个独立的女子，无需讨好任何人，但内心的柔软，要有安放的地方。文字，是诗人安憩的花园。她与诗相遇已久了，我也与诗相遇已久了。此前我未曾见过她的诗，也未曾遇过她的人，只是名字耳熟能详。当我读到《春风来信》时，我误判为与诗人深识已久了，也许这就是诗歌的热传导性质。

记得回家看夏天

□ 泸州 周天红

娘坐在东山坡上剥蚕虫，玉米绿，小麦黄，野花香，夏天装满整个村子。绿玉米在阳光下随风而起翻着碧绿的浪花。东坡西坡，坡上坎下，玉米是村子夏天最美丽的记忆。那些吐绿的玉米，腰间还戴着红帽子和红胡须，玉米棒子正在拼命地生长，就在夏天的山坡上。村子里，家家户户都种玉米。玉米好呀，煮来吃蒸来吃还是玉米粒炒着腊肉颗颗吃，那都是就饭爽口的好东西。玉米还是喂猪喂牛喂大牲口的好饲料。大牲口是村里人家来钱的支柱。一头猪一头牛一头羊卖了，一家的饥荒就解决了。娃儿上学老人看病出门走亲戚赶乡场卖化肥，还有那柴米油盐的事儿，卖了大牲口过上个小半年的日子是不成问题的。

夏天麦黄，那是村子里喜人的事儿。站在东山顶上，一眼望去，成片成片的麦地，在阳光下闪着金光，那是麦子和庄稼成熟的色调。是时候收麦了，伴着夏天早晨的微风，大人挑箩筐，娃儿拿镰刀，女人背背篓，一家人齐上阵，忙呀。夏天就是忙的时候，抢收抢种，那是麦黄时节最热闹的事儿。东山上有人高歌一曲：麦黄时节满山忙，忘了陪妹赶乡场，坡上坡下跑几趟，忙了坡上忘爹娘。东山歌声落，西山笑声起。你来两句玩笑话，我来两句拉家常。李三爷问一声，你的大娃子怎么不回来帮忙呀，是不是找儿媳妇去了。刘大娘问一句，你家女子怎么不回来吃麦粑呀，是不是在城里真安上家了。麦粑好呀。金黄的麦穗挑着背着抱着回家，趁着夏天的太阳晒干了，打了籽，脱了粒，饱满的麦粒晒在坝子里，看得人高兴，一家人的肚皮大半年都不愁了。麦粒泡了水去了杂质，拿上屋檐下的老石磨推成麦浆，再做成麦粑。麦粑出了锅，一屋子飘香。

还有那些蚕豆豌豆苦瓜茄子丝瓜，是夏天美丽的味道。蚕豆炒小葱，说起来就让人流口水增食欲。炒豌豆下稀饭，那是爽口的味道。苦瓜是清热败火的，夏天热的时候，来上一盆苦瓜汤，清热又解渴，爽。茄子是烧着吃凉拌吃白水煮着吃都行。村里人爱吃茄子，做茄子的手艺也不错，有时能把一份茄子做出肉的味道，都是生活紧张的年月逼出来的办法。夏天里，茄瓜小菜齐上桌，都是爽口爽心的好货，看着想着吃着，没油没水的日子，心里也都不慌了。小菜上季，吃不了，那就喂猪喂牛喂羊喂牲口。再不行，那就挑着去白合场的菜市场卖。夏天的白合场，买菜的收菜的贩菜的那是成群成堆。大车小车板板车的都开进来了，就等着收山里的菜。山里的菜好呀，没搭大棚没打农药没施化肥，那就是纯天然的食品，城里人就爱吃这种食材。有时城里的亲戚下乡来，你送他这样那样都不要，要是你送他几包小菜，保准他乐坏了嘴，心里比夏天村子东边山谷里吹来的风还爽气。

夏天的村子东边山谷，那里真是爽气得很。一条小溪从山谷里流出。谷底是一个瀑布，瀑布不大，下面是一个岩洞。那岩洞，能摆下两张八仙桌。岩洞里凉爽呀。夏天最热的时候，满村子里热浪滚滚，电扇蒲扇芭蕉扇随身扇个不停。与夏天的热较量，还得去岩洞。岩洞里热闹呀，躲阴凉的，下棋的，打牌的，吹牛吹猪八戒上天宫的，还有说着那些庄稼活儿摆谈着娃儿读书打工找媳妇的，看的人爽，听的人爽，说的人也爽。那岩洞，还是个连心说事儿的好地方。昨天两家人还为鸡吃麦子猪打架牛啃南瓜的事儿闹得不可开交，进了岩洞躲阴凉，你一口茶我一口茶地喝起，叶子烟互相抽着，话说开了，事就了了，心情也就舒服了。乡里乡亲的，有什么事儿磨不开呢。夏天这么火热，岩洞这么凉爽，说起事儿来轻言细语的，和好了，那是必然的结果。

岩洞前的那条小溪，那是夏天好玩的地方。水清凉，好洗澡。你一把我一把的水往身上浇，凉快呀。打个水仗，洗个冷水澡，再把身上那些汗呀水呀泥的往小溪里抹，站起身来，心子尖尖都爽快。溪里有鱼有虾有黄鳝泥鳅，你拿网子我拿木瓢水桷的，往水里溪里沱里捉，那是欢快的事儿。

娘坐在东山坡上，剥着蚕虫，坐久了，再起身提着锄头走进玉米林子除草松土施肥。娘回家时，背上背着山一样的麦穗，有时手里提着一大捆茄瓜小菜。娘说，娃呀，没有肉没有米饭，瓜瓜菜菜的，也要吃饱，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呢，不吃饱，怎能行呀。娘说话的声音，比夏天山谷里的风还凉爽。娘还住在那个村子里，村子里的夏天依然如期而至。常常提醒自己，记得回家看夏天。

远山中的河图

□ 合肥 徐子芳

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叫河图，岳西县大别山腹地。那是一块革命圣地，一方净土。确切地说，河图是远山中的一个小镇。小镇旁有个凉亭坳，在中国革命史上，曾有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值得永远纪念她。 面包车在高速公路上沉稳地奔驰。一路行来，我的思绪都浸泡在河图的名字中。因为她使我想起“河图洛书”的美丽传说，但始终无法参悟彼河图与此河图之间有何关联。彼河图发生地在孟津境内的黄河，时间远在伏羲氏时，距今已有5000多年。而此河图是在眼前的崇山峻岭之中，她的故事发生在80多年前，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，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。不是很传奇而值得思索吗？

漫想中，面包车驶进一条高山隧道，眼前顿时失去刚才车窗外的明媚阳光，只有隧道两边忽明忽暗的壁灯从车窗外闪过。我闭起双眼，继续想“河图洛书”的故事，仿佛看到一匹金色的龙马从黄河咆哮的波涛中突然腾空而出，背负着一卷谁也看不懂的画图。在不够通明的隧道中，我在脑海里探求“河图”的奥义，还未及回味“洛书”的故事，车子已经驶出隧道口，眼前又是一片明光闪亮，“洛书”故事就此中断回想。 面包车在绕山高速路上盘行，可谓是一洞驶出一洞迎，隧道一条接一条，青山一座连一座。车窗外，满目葱茏，山光潋滟，环顾不暇。探首远视，丹崖翠壁，蔚然云山相映。时而云飞雾走，开阖晦明。远山近岭，树木森森，干苍叶密。石峰壮立，悬石参差，奇形难以名状。未到河图，已感受到红色岳西今天的大美风光。

时近中午，终于抵达一路苦思遐想的河图，眼前豁然开朗。静静的山村小镇，人居散落，粉墙飞檐，琉璃红瓦，像一把珍珠撒在大山坳里，闪闪发光。小镇没有闹市的喧嚣，仿佛是一幅中国画里的乡村，烟林雾树，清风飘柔；浅水弯岸，晴云舒媚。偶有村犬摇尾相迎，以示亲近，来去悠闲自得。河图果然是一片岁月静好的升平，还有种超然世外的梦幻。等候我们的镇府人士迎上来，笑着招呼说：我们现在就去凉亭坳，不远，几分钟就到。

从河图到凉亭坳的路上，我想起《周易》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”的卦象。因为河图曾有一条飞龙，纵横大别山，谱写了血与火的礼赞。那是84年前，它腾飞于凉亭坳。 那是个风雪交加的除夕，在凉亭坳的汪胡氏宗祠里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。在那个寒夜里，汪胡氏宗祠，点亮了一盏桐油灯。方桌的周边，坐着几条戎装 破旧的汉子。为首的带头大哥叫高敬亭，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、皖西北道委书记。高敬亭正在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。

自红二十五军奉命长征，撤出大别山根据地后，这里就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疯狂清剿，老百姓日子苦不堪言。留下的伤病员和地方分散的游击队没有统一指挥，形成不了战力。在革命紧要关头，根据几经周折转收到的省委来信精神，高敬亭挺身而出，担起重建红二十八军的重任，决心把藏在深山里的革命火种集束起来，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。在这次紧急会议上，高敬亭担起红二十八军政委的重担，统一领导鄂豫皖党政工作，指挥根据地的革命战争。会上，高敬亭久久凝视着微弱的灯光，心中却充满了期待。这是一个在残酷环境下敢于向敌人亮剑的战将，对死敢于说不的汉子。这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布衣部队，却有着严格的纪律。那晚，虽然大雪封山，随他而来的战士为了不惊扰百姓，很多战士就睡在山洞里，屋檐下。油灯的光亮映照在高敬亭那张刚毅的脸膛上，显现出战争岁月中被山风刻下的痕迹，从那一道道皱纹里，焕发出充满自信和慓悍的气场。此时，高敬亭那身散发着火药味的戎衣，还挂着从雪夜带进来的冰花。除夕之夜，五更寒彻。就是凉亭坳这盏不灭的星火，温暖着一群怀着理想红军战士，重新点燃了鄂豫皖边区对敌斗争的熊熊烈火。在与中央和省委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，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，坚守在这片红色土地上，不论环境多么残酷艰苦，仍然一往无前，红旗不倒。

喜看今日之河图，已然“天人合一”，安康和谐。随着阳气的升值，到处是生态平衡生长，绿水青山已成河图人的共识。而社会的清明，促进河图人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出发，踏着当年红二十八军的英雄步伐，视野更加广阔，创新意识更为强烈。因为从昭示上古文明的那张河图到红二十八军的红色河图，已深入河图人的血脉。它拌和着山水田园农家乐，漾溢着岳西式的茶香和花香，正在源源飘向祖国的四方。